

对谷崎润一郎《金色之死》中人物形象的美学考察

李婷

外交学院，北京，100091；

摘要：本文围绕谷崎润一郎《金色之死》展开分析。明治维新后受西方文化影响，谷崎润一郎美学意识呈现多面性，《金色之死》中冈村形象鲜明，其对肉体官能美极致追求，以悲剧性死亡升华美，展现美与悲剧共生。冈村将死亡视为美的完成，与耶稣之死对比，凸显谷崎美学独特性。该作品是日本近代唯美主义典型，反映时代社会风貌与精神特质，为相关研究提供珍贵资料与深刻启示。

关键词：《金色之死》；谷崎润一郎；宗教美学；美学研究

DOI:10.69979/3041-0673.25.04.034

谷崎润一郎的作品有独特而鲜明的美学风格，主要有四个显著特点。第一，是对肉体官能美的极致追求。比如，《金色之死》中对冈村的肉体描写。第二，是追求美与悲剧共生的姿态。在《春琴抄》中，佐助为了将春琴绝美的容貌铭记在脑海中，不惜刺瞎自己双眼。第三，是对女性美的神化或者魔幻化。在《刺青》和《痴人之爱》中，女性角色的容貌和肉体美被反复强调，她们被描绘成仅凭极度的美丽就拥有操控他人的神奇力量的存在。第四，是对日本传统美学的赞美。在《阴翳礼赞》中，谷崎对日本的器物以及日式审美表达了深切的赞美。

《金色之死》最早连载于1914年（大正三年）12月4日到12日的《东京朝日新闻》，官能主义和唯美主义浓厚，讲述了主人公为了追求极致的艺术，将自己的肉体作为艺术创作的对象，甚至因艺术追求而牺牲的故事。整部作品充斥着大量的外貌描写，并以死亡主题结尾，鲜明地体现出了谷崎对肉体官能美的追求，以及美与悲剧共生的创作特点。

通过对《金色之死》中人物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深入理解当时时期谷崎润一郎的美学理念，并考察唯美主义在近代日本文学中的影响。此外，还能挖掘艺术与人类之间的关系。

1 谷崎润一郎的美学意识与《金色之死》

1.1 浪漫主义和耽美主义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积极引入西方文化，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也随之流入了文学领域。受到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影响的主要作家有森鸥外、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人。日本的近代浪漫主义文学聚焦于个人内心复杂的情感，探讨个人与社会、个人与理想之间的冲突，尤其强调自由意志和感情的自主性。

大正初期，谷崎润一郎的艺术美学深受浪漫主义和耽美主义的影响，在《金色之死》中，描绘了冈村追求

极致的艺术，放弃对现实中学问和金钱的追逐，转而重视理想，甚至为了艺术的理想不惜舍弃生命的形象。

1.2 谷崎润一郎的审美偏好

谷崎润一郎的美学中，鲜明地体现出恋物癖、官能性、装饰性等特征。谷崎热衷于描写物品或人体的一部分，并强调它们的魅力。

在《刺青》中，谷崎描写了刺青师在女性肌肤上刺青的过程，聚焦于女性的肌肤、刺青时的变化，以及刺青师的心理状态。通过从男性视角凝视女性，反映出了男性的恋物癖心理。

在《痴人之爱》中，谷崎多次描写了奈绪美成长过程中的肉体美，通过主人公沉溺于这份美丽的样子，表现出女性肉体美所具有的魔力。由此，谷崎的官能性美学得以展现。

在《阴翳礼赞》中，日本传统的装饰美成为重要主题，利用光与影为空间和人物营造出了特别的美学效果。

在文学创作初期，谷崎润一郎对西方文化的理解还停留在较浅层次，对东方传统文化尚未形成系统的认识，存在盲目追求西式，杂糅东方传统文化的倾向。三岛由纪夫在评论《金色之死》时指出：“这是模仿米开朗基罗和罗丹的雕刻，又混杂着乔尔乔涅和克拉纳赫的名作活人画，以及罗马、中国、佛教密宗的东西，这是由于日本文化处在东西方文化混淆和混乱中，没有统一模式的时代产物。”

1.3 谷崎润一郎对于“死亡”美学的意识

谷崎润一郎文学中，“死亡”这一主题频繁出现，与其独特的美学理念紧密相连。在《阿艳之死》中，阿艳从一个纯洁美丽的世家小姐逐渐变成狡猾恶毒的女人，将新助一步步引入犯罪与逃亡的深渊，最终背叛新助，死在新助手手中；在《钥匙》中，丈夫与妻子在经历一系列的情感纠葛和欲望博弈后，以丈夫的脑溢血死亡

结束；在《春琴抄》中，佐助和春琴互生情意却恪守师徒之礼，春琴病故后佐助终身未娶；在《饶太郎》中，男主人公告白说：“我这个人，与其被女人爱，不如被女人折磨更感到愉快。假如尽可能残忍地把我折腾得死去活来，浑身流血，呻吟挣扎，那人世间就没有比这更难得的事情了。”

死亡并非仅意味着终结，它还是某种美学仪式和精神层面转变的象征。在谷崎的作品中，死亡常常与唯美主义相结合，被描绘成超越人类存在、超越生死的一种美的理想。

此外，通过以富有感官性且仪式化的方式来描写临终之人的形象，这是谷崎所描绘的死亡美学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

1.4 《金色之死》中对“死亡”主题的耽美表现的分析

冈村之死所呈现的艺术，并非是直接且单纯的创作，而是经过了精心的计算与铺陈。在他死亡的场景中，有两个“大”作为背景进行铺垫。首先是场景的宏大，冈村死在一座巨大殿堂的中央，这座殿堂宽敞到足以让许多人在其中嬉戏玩乐、饮酒作乐。其次是冈村高贵的身份，他全身覆盖着金箔，装扮成如来佛的模样，周围聚集着装扮成菩萨、罗汉、恶鬼、罗刹等的男女。随着死亡的发现，场景的宏大和带来的冲击感达到顶点，死亡将其壮丽而庄严的美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这也超越了玩乐饮酒以及世俗艺术的范畴，体现了对死亡的美学意识。

《金色之死》是谷崎润一郎最淋漓尽致地展现其对死亡的美学意识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中，死亡本身被视作美的一部分。特别是故事中的登场人物冈村走向死亡的场景，他用自己的所有家财构建出一个美丽的世界，甚至最后自己的生命来创造美。金色通常象征着奢华和高贵，但在这里，“金色”这一颜色被用来象征死亡之美，对“死亡”进行创作与升华。

2 主人公人物形象分析

2.1 外貌描写

冈村的容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来描述。幼年时期的冈村，身量较小，是个浑身散发着气质的美少年。到了青年时期，他迅速成长，个子长高，肌肉也变得发达。冈村的体格优雅而有力，四肢修长紧实，皮肤非常白皙、光滑，头发如同假发一般乌黑发亮。冈村不仅容貌俊美，而且对美有着强烈的热爱。他定期去美容师那里做美容，外出时也必定会化妆。美是他所追求的艺术，也是他始终不断追求的目标。

冈村的美带着一种妖冶的气质，他半裸的身躯以及

小腿部位都散发着一股妖异的魅力，整体的美感非常强烈，这与大正初期西洋雕刻的特点极为相似。明治维新之后，受到西洋美术的影响，大正初期的西洋雕刻注重对人体的真实表现，雕像的细节之处也雕刻得极为精致，重视肌肉和衣服的质感。

西洋雕刻的题材包括宗教题材、裸体人像或是伟人像，对冈村的审视角中，既包含着将他视为裸体人像的视角，也包含着宗教性的视角，而宗教性的视角与冈村死亡的场景密切相关。

2.2 性格描写

冈村的性格非常独特，强烈的欲望和虚荣心让他一味地沉溺于奢华与自我陶醉之中，践行享乐主义。他佩戴着“金表”“钻石戒指”，还抽着雪茄等，这些奢华的装饰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他总是自我陶醉地认为自己的容貌如同艺术品一样具有价值。

冈村持有一种对美偏执的价值观，他把美的本质单纯地理解为“色彩与形态”，否定故事性和道德价值的介入。他坚信罗丹的作品之所以美与历史无关，还主张“最珍贵的艺术品就是人类的肉体本身”，并且试图在生活中贯彻这一理念。

此外，冈村对死亡也怀有独特的憧憬和美化，他不把死亡看作是生命的终结，而是视为一种应当升华的美好事物，追求对死亡的戏剧性表达。他甚至冷静地认为痛苦也是美的要素之一，把死亡看作是终极的自我表达，是实现美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与此同时，他的思想和行为表现出对周围人的明显优越感，与他人隔绝开来，有着金钱方面的特权意识，轻视努力和踏实的生活，将享乐视为至高无上。他将自己的美学价值绝对化，塑造出了独特的自我形象。

总的来说，冈村是一个自我陶醉的自恋者、享乐主义者，他渴望死亡与美的融合，以傲慢且孤独的状态活着。他将欲望和虚荣心升华为对美的执着，甚至试图把死亡也当作美的一种表现形式，他的生活方式体现了享乐主义和自恋主义的极致，可以说是大正时代颓废的耽美主义文学的典型象征人物。

2.3 冈村死亡的伏笔

冈村死亡深刻反映出他独特的人生观和美学意识。冈村一生都沉浸在对快乐和美的追求中，否定学问和劳动的价值，认为享乐才是将人生塑造成为艺术作品的手段。冈村对自己的美貌和气质抱有极度的自信，他认为生命本身就是一件艺术作品，死亡也是将自己的美最大化的一种行为。他无法忍受肉体的衰弱和老化，坚信在最美的状态下迎接死亡才是自己完美的结局，这是他人人生哲学的必然结果。

冈村的形象，与罗丹的《永恒的偶像》有重叠之处，

他的死超越了肉体的终结，成为了美的象征。他将死亡也当作像《永恒的偶像》那样去完成，看作是献给美和艺术、追求永恒的行为。此外，冈村曾评价说“越是滑稽的人，以奇妙的方式死去就越有意思”，但他自己的死是否如他理想中那般美丽，仍有想象的空间。即便死亡是华丽且富有戏剧性的，根据他所轻视的“前因后果”来看，也有可能被解读为滑稽而又悲剧性的，其结局或许也包含着讽刺意味。

冈村的死，是他的美学理念、享乐主义以及虚荣心达到极致的必然结果，是他试图将死亡瞬间塑造成为“最美瞬间”的尝试。这源于他极端的自我爱慕和对美的信仰，他的死有可能是理想中的“金色之死”，但也可能是一个意外的讽刺性结局。

2.4 冈村死亡与宗教美学

将冈村死亡的场景与耶稣之死进行比较，可以深入挖掘其宗教和哲学层面的内涵。在基督教中，耶稣之死是赎罪与救赎的象征，他背负着人类的罪孽，并且有着超越死亡而复活的宗教意义。

冈村的死是在谷崎所描绘的对极端美的追求和艺术性中得以成立。金箔覆盖着他的身体，在死后达到美学意义上“完美”的状态。染成金色的遗体，看上去就如同金色的佛像或神像一般，是在艺术层面上的升华与宗教化，使死亡艺术上升到宗教信仰般的崇高的地位。

冈村的死与耶稣的死不同，几乎感受不到“悲伤”的影子。与其说他的死是悲哀的，倒不如说被描绘得如同神圣的仪式一般，表现出他为了自己的艺术而奉献出生命的那种美丽。耶稣为了人类而受苦，通过死亡带来救赎，而冈村则是以死亡的形式完成了自己的美和艺术，并且在他死后也依然保持着那份“神圣之美”。

从这样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谷崎对美的追求虽然被神圣化，但冈村身上并没有像耶稣之死所带来的牺牲自己救赎世人等宗教层面的深刻含义。冈村的死是追求“艺术”之美的结果，也可以说是自我满足和自我表达的极致体现。

耶稣的死是“为了他人而活”的终极表现，而冈村的死则是基于“追求自我表达”而成立的。

因此，如果说耶稣的死救赎了人们的罪孽，开辟了通往永恒生命的道路，那么冈村的死可以说是个人的神格化。这是一条为了艺术而在死后以美学上完美形态奉献出的生命，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具备宗教意义的自我完结式的死亡。

3 结论

通过深入分析谷崎润一郎的《金色之死》，我们能够得以窥见他独特的美学世界，对于作品中所蕴含的复杂的人性以及哲学思考，也能获得更深刻的理解。

从美学的观点来看，《金色之死》表现了肉体的官能美、美与悲剧的共生、官能美的神化，以及谷崎早期对西洋美学的盲目崇拜。冈村将自己的肉体作为艺术创作的对象，通过悲剧性的死亡来追求美的极致。这反映出谷崎对死亡独特的美学意识，即死亡并非终结，而是美的升华与完成，是一种超越生死的美学仪式。这一美学理念诞生于大正时代享乐主义与个人主义盛行、西方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的背景之下，成为了日本近代文学中唯美主义的典型代表。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冈村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存在。他将自己的存在视为一件艺术品，对美有着偏执的理解。此外，他憧憬死亡，并将其美化，把死亡看作是自我表达与美的完成的重要因素。冈村的形象是大正时代堕落的耽美主义文学的象征人物，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反映出对传统价值观的背离，以及对自我表达和个人享乐的极致追求。

比较冈村的死与耶稣基督的死，谷崎润一郎早期作品中的美学追求的独特性与局限性更加清晰。耶稣的死包含着赎罪与牺牲的宗教精神，是为他人牺牲的终极表现。而冈村的死则是个人对作为艺术的美的追求的结果，是自我满足和自我表达的极致体现，冈村死亡的描写具有一定的宗教意味和神圣性，这也表明谷崎在美学创作中融入并融合了传统的宗教意象和神圣感。

《金色之死》是谷崎润一郎个人美学理念的集中体现，也是日本近代文学中唯美主义的重要作品。这部作品生动地展现了在时代变革中，文学对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反应，以及艺术家们对于艺术、美和人生的思考。此外，它还促使我们思考在艺术与人类的关系中，以及在追求美的过程中，应如何平衡个人的自我表达与对社会及他人的责任。可以说，这部作品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大正初期的社会风貌和精神特质，为后世日本近代文学、美学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深刻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 谷崎润一郎. 金色之死[M]. 青空文库, 2018
- [2] 钱小波. 日本推理文学史[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 [3] 叶渭渠, 谷崎润一郎传[M]. 北京全米文化有限公司, 2024
- [4] 王向远, 东方文学史通论[M]. 九州出版社, 2021